

夜幕深深嵌著點點的繁星，我懷揣著緊張又不安的心情下了火車，許是近鄉情切，我不知其意味，又覺得心頭梗塞，有些不安之感，只是想快點再次到那家盛載著我兒時記憶的「有華書店」。

我走在兒時這條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。說它熟悉，是因兒時我常常到「有華書店」，這是我的必經之路。說它陌生，街道兩旁矮小的房屋取而代之的時幢幢高樓聳立，金碧輝煌的高檔商舖與寫字樓。我不由得感嘆，但又擔憂著這間屹立於高樓大廈之間的「小矮人」是否已經遷往他處，抑或是已經閉店了，因為它從來不做盈利買賣。

我快步走著，卻突然於一間矮小門楣的店舖前呆立。我拖著沉重的步伐，不可自信地向前走，想要看清這門上張貼的字。不安的心在此刻應驗，門上那張有著李爺爺蒼勁有力的字跡的紙，赫然寫著四個字「閉店轉租」。我向前又探了探，狹小的門縫中透出絲絲微弱的光，正如這書店一樣，似佝僂的老人正躺在床上，貪圖著最後的時光。

我試探地敲了敲門，鴉雀無聲。我又試著敲了敲。「吱呀」一聲，已被風吹雨淋得差不多變黑的門開了。眼前那位佝僂，但仍精神矍鑠的李爺爺出現在我面前。

許是有些驚訝，「向羚，你回來啦！快進來坐。」李爺爺在看清我的剎那又恢復了神采。

我微微欠身走進屋內，書店的佈局一如記憶中的樣子。我走至書架旁，多年的木書架有了折舊的痕跡，陰暗狹小的卻有潮濕的書架上，竟不見一絲發霉。我抬頭望了望四周，只見李爺爺手持一把雞毛掃揮子，細細地揮去書架上的灰塵。我隨手拿起一本書，本已有一些破舊的書籍被精心裹上一層書皮。

手中的《水滸傳》是我兒時的「禁書」，母親自是不會讓我看這與學習無關的書。那時我每日放學偷偷跑來「有華書店」，有時一看便是整日。李爺爺見我不買也借，卻從來也不會責罵我。是了，這裏的書基本上都是「免費」，雖說收銀的櫃檯上寫著「小學及中學生三折優惠」，盡管價錢很低了，李爺爺有時看孩子們是喜愛得緊就送他們了。如若是借書，李爺爺也從不收一分一毫，也不需登記，只是臨走前說一聲即可。因此，書架上的書越來越少，但不過幾天，總能看著空缺被填上。

而如今，書架上的一書一本一本鄭重而又小心地被李爺爺取下，放在一個整潔而方正的箱子裡。取下一本，李爺爺便不止地撫摸書的封皮，喃喃自語說：「這可怎麼辦？小娃兒怎麼看到這些書呀？現在的書華而不實，書皮做得華麗，價錢又高，就為掙那幾個臭銅板。唉！」李爺爺自顧地搖了搖頭。

「李老頭，今晚便是最後限期了！你今晚趕緊收拾東西，記得這些書也趕緊清走，不值

幾個錢！我們後天就要動工，將這裡改成咖啡室書店，可別在這裡賴著不走，浪費我半個月的租金！」門外兇神惡煞的男人，脖子上掛著一條粗金鏈，胳膊下夾著皮革，頤指氣使地叫喝著讓李爺爺走。

「好，還有幾個架子，收拾完我就可以搬走了……」

「別廢話了，快點吧！」說罷，男人將手中的煙蒂扔在地上，腳尖擠壓著煙蒂，將潔淨無瑕的地板染上一層灰，之後轉身便離開了。

我趕快蹲下，幫襯著李爺爺一本一本地收起那些李爺爺的珍寶。一個又一個的書架變得空落，窗邊透進的光亮逐漸暗淡，夜隨著地球的自轉，急速地轉身而去。暗淡下來的光，指引著這「有華書店」走到盡頭。

「李爺爺，這店怎麼這麼快就關了？怎不是當初簽了二十年合約嗎？」一邊收拾，我一邊問道。

「唉！現在的東西越來越貴，街上這麼多舖頭都改成高檔店舖。以前那雜貨店賣的梳子，現在竟要以三倍價錢出售。我這裏賣的要不掙錢，這業主自是要將其改為高級店舖，做一個什麼咖啡吧與書店，我付不起租金。唉！說到底『利』字頭上一把刀，還是為了掙錢呀！」李爺爺說得激動，不由咳嗽幾聲。

我趕忙拍了拍他的背為他順氣。我望向門外的世界、繁華的街道張燈結彩，時髦的女人成群結隊地從店門口匆匆地走過。以前最愛光臨的小孩們，也不望店內一眼，只是向父母撒嬌說要去新開的電影院看電影。門口地上閃爍的紅綠燈光，向內慢慢延伸，只餘下一片黑暗。

是呀！如今的社會，個個為了追求新奇事物，浮躁地不願駐足停留在書店前。追求那「利」字而不斷努力，初心被拋諸腦後，原本樸實的樣子被閃著金光的利刃劃破。小小的雜物便可賣出天價，而惠人利民的商舖卻越來越少。在華麗的矯飾下，人如今這唯一有著初心的商店也將在這一夜的落幕而落幕。

我與李爺爺搬著滿載書籍的箱子從黑暗中搬出書店，走到那眼花繚亂的街頭。箱子前立著一塊牌，剛勁的字跡寫著「有華書店，免費領取！」靜靜吶喊著我倆最後的抗爭。

清晨，破曉。「有華書店」掩實的門框，透出那點點的光芒。